

唯一進步的大眾讀物

7

每逢

友聲

出版



培島木刻

牛馬

有感於女子中學的課程
春之誘惑

采人譯
黎文

國立中央圖書館
藏書之章

每冊售價五角 NO. 231 32. 4. 14 第三卷第十六期

南京圖書館藏

襲空土本本日之圖企所人敵



次光田竹
君友

力容內、佐少部道報軍陸營大本日本日係者年文本
吾、襲空土人敵於置無里，威完能如備淨空防途
中爭戰大與，格性之爭戰代近可，中文共由人
——者譯——。要重之任責負所民國

防空之重

近代戰上飛
機之進步發達，
實令人感心動魄。
飛機之技術與
用法不停止的前進，使從來之陸上海上的
戰鬥，因空而新變。現在已可以斷
言「無制空權的地方，即無勝利」，所以
在戰時飛機上，與戰前已發生更大的
變化。以此航空戰為主體的近代戰鬥，
已由前此之僅由海軍擔任第一線戰爭，
一躍而為要求陸國民參加之全面戰爭。
無論前方後方，縱使為戰場。然我國
(日本，下同)自中國事變以前，迄
於今日，常由皇軍將士之善謀善戰，得
以完全把握着制空權，所以幾乎是沒有
敵機空襲之驚嚇及深刻的體驗，僅看到
去年四月十八日之美機前來襲，不過這
只是極少數的幾架飛機，而且還是白晝
，從全體來看，幾乎不成問題的一件
事。因而吾國民一般對空襲之認識，較
諸於歐戰空襲，極其淺薄，故對於防
空之關心，亦極冷淡，這是不可否認的
事實。然而敵人——尤其是美國，今後
其戰爭指導之重點，必置之於航空戰上
，這一點是筆者要特別喚起國民諸君及
為政者之注意的，如不預前早有所備，
則最近之將來，恐必有其窮乏之悔懼！為
了戰事的勝利，當要求物心兩方面所有
之努力，余願於此，鄭重言之；此中，
防空一事，亦係絕不可忽略之戰力的重
要因素。

美國之空 防方法

防空並不是
明日的國防問題
，純係今日必須
之戰爭手段。我
們要

以敵機有立至之可能為前提條件，來探討一切。因此，有首先就敵機來襲
事，與以研討之必要。
美國空襲日本本土，目前其基地者；

第一，利用航空母艦
第二，利用阿拉斯加，阿留地，中途島等 上基地

第三，利用中國未佔領地區之陸上基地。

此外，由於世界機務之轉變，美蘇間之拱揖如何，東部蘇俄之基地，
亦有被使用之可能。總之，要可分成以上三種區分。茲再就其內容，與以
簡單之說明：
第一，美國航空母艦之現況：美國現在究竟有幾隻「制式航空母艦」
，外人均不得而知，不過前年所計劃之「制式航空母艦」十一隻中，已有
八隻入水，如參照美國之工業力，其數目者，當超過吾人豫想之上。此種
航空母艦，搭載機是一百架，時速是三千幾海里。大東亞戰爭以來，深刻
體驗到航空母艦之重要性的美國，現更積極把戰艦艦洋艦等改裝為航空母
艦，本年後半期，將逐次竣工，其搭載機數不明，然其速度，仍係三十數
海里。此外尚有特設航空母艦，現已有十數隻服役。據說由去年七月起，
每月有一隻特設航空母艦服役。此種母艦，搭載機二十架，速度也有二十
海里左右。另外還有飛行艇母艦。到去年五月，大小合計，能有三千幾艘
，且仍在繼續新的建造中。

以上所述，係美國內已能用作航空母艦者！如與尚未能充分應用者合
計，總數可有八十幾隻。如是之航空母艦，已成爲美國海軍之寵兒，不適
航空母艦本身，有著許多戰術上的弱點，即夫此戰術中，英美等多數之
壯傷，即可明證。故其如是多數之航空母艦，不久將成爲精銳之帝國海軍
的食料。

第二，是由阿拉斯加阿留地，中途島方面而來的空襲。此方面已完
成了大型陸上基地之基礎，且更使其擴張發達。從阿留地與東京之距離來
看！一到阿拉斯加之亞連克，是三千七百公里，到中途島，約四千里。
以今日發達的飛機之航精力來說，實難距離，自不成問題。在去年八月，
美機之空中襲擊，曾由阿留地之布里斯伯尼到舊金山，作無精確之飛行。
由北方來的空襲，天候氣象的關係，有著干之影響。冬季不太適宜於
飛行，春秋季節，即可飛行。夏季更適合於飛行，故今後受空襲的可能，
在「時期」上來看，也要增加。

第三，由中國未佔領地區來的空襲，對此，由各方面均有情報，故一
般人，有著相當之認識。詳細情形尚不明，不過據中報，似已由美之
邱爾特少將充任總指揮官，擔負指導之責。現在到達於空軍，似已由美之
約在二百架左右。機種有P二十四，B二十五型等，均有飛至京阪地方之
可能。此種飛機，今後當必更加強，現正努力於飛行之設備。我中國派遣

空軍之將來如何發展？

下 明 立 歷 大 山 · 龜 伏 斯 基



本文是美國內空軍第一主義論者的論述，內容雖多為想像當然之事，然由此確能看出空軍將來如何發展。筆者是蘇聯飛行士，前次大戰，曾實地從軍，其後入籍美國。由青年時代，即是埋頭研究戰爭科學之設計技師，並且是以駕駛員而有名的一位陸軍少校。

美大陸與英本國之戰略的地位，唯不同的點，即在一方是距離敵基地隔以廣闊大海，一方是隔以狹窄海面。然今日之空軍，與波河海峽同樣的，可以渡過大洋。因之使美國與英國也同樣的，變成易受攻擊之國家，如是，則美國之運命，唯繫於美國自身之空軍，美海軍將與英海軍處於相同之狀態下，而顯示無力。

美國目前在空襲方面能得到安全的，與美國海軍力完全無關，純由於現在還沒有一隊對我敢行渡洋轟炸後，而有能歸還於本國之航線力的飛機的緣故。

然而此程度之航線力有實現可能一事，數年前在理論上已有證明，故於最近之將來，當必實現。我們雖然一隻戰艦以及驅逐艦也沒有，敵人也決不會用船向我國輸送空軍。陸上有基地的納粹飛機，於北海挪威海岸及西西里海峽，得以攻擊英艦，與此同樣的，我有陸上基地的飛機，亦可大舉出動，對敵艦施以轟炸。此類事，任何人都很瞭然，可是海軍當局，依然不承認空軍防衛之價值。諾克斯長官還說過：「我們如於海上散於一國或數國，那麼也就是把我們的國土暴露於敵國之前。」這完全是漠視陸上有基地的我們空軍之價值。在海上將我們擊敗的國家，若不在擊滅我們陸上有基地的空軍之後，決不會侵入我國土，他們把如此重大情況，竟根本沒有入目。

★我空軍將來之構想

由於飛機航線距離之迅速的增大，無論上層部如何以傳統的作戰計畫來擾亂，而立於吾人面前的，唯是新的軍事的事實。交通的科學，一切之進步——鐵路，汽車，無線電，航空機等，把世界縮小了許多。更縮減了大陸與大洋之規模。此種進步，於某些人所懸念的孤立，打下了終止符號。在白人乘空備入的船橫斷大洋以前，西半球的印務安，完全是孤立着，以後，其孤立即永久告終。與現代航空機出現之同時，廣大區域之自然

僅是在「空閒的餘地」情形下，得保障其安全。航線距離擴大後，此空閒餘地，亦必被侵蝕，所以未來任何地方也不會殘存孤立。

長距離用軍用飛機之進步，遲緩之原因，與其說是航空力學上的障礙，倒不如說軍當局缺乏想像力，較為恰當。英國於數年前，即實行過七千哩距離之無着落的飛行，然並未能以此航空知識應用於長距離軍用機上。

連以康德飛機由柏林飛到美國的德國，亦未能將如是長之航線力，應用於軍用機上。然現在德國，對此種缺陷，已急速的謀補救之道，大西洋上，轟炸英艦之範圍，已逐漸增大。其轟炸機更出擊到愛爾蘭西一千哩遠方。這都是德機航線力增大的證明。

關於航線距離七千八百哩，轟炸搭載量十八噸的道格拉斯超軍機B-1A型，現在已有種種傳說，然此機仍無可稱為空中超級戰艦之連力發甲及裝備，可是確有陸將來能實現最大航線力之可能。傳說著現已計劃超過B-1A型之航線力，連力及攻擊力之轟炸機。然尚未出實驗之領域。

隨着航空器材，燃料消費及一般航空力學之進步，不久，其航線力之增大，當可實現吧！另外，還有人正進行八千馬力航空機引擎的研究。假如超軍轟炸機，不是現在四座二千馬力的引擎，裝備上此八千馬力的引擎，則飛機可有二萬二千馬力。如是則飛機繞地球一周（二萬五千哩）的作業，將毫無問題，飛機界之革命，亦即實現。

如有一萬五千哩之絕對航線力——即以六千哩為作戰半徑之飛機，則從歐洲任何一國，都可以施行對美國之轟炸。反之，美國若有一萬五千哩航線力之轟炸機，同樣的可行對歐洲諸國，於實行預定工作終了後，安然歸還本國基地。假如此種轟炸機，有一千架在敵人手中（此建造費用，僅相當於建造第一線近代式戰艦十隻），而我們如無適當空軍，即大洋無異於我方陣地，敵人足可制我於死地。我們若有如是空中艦隊，則敵人空軍於我方制下，必也完全采弱無力化。

如是空中艦隊之建造，並不較現在所使用者建造困難。如二三年前，聯合七哩用直內設計，比華海軍艦隊，或現在已行問世。此空中之超級艦

隊，將毫無問題，飛機界之革命，亦即實現。

七型及B二四型「空中要塞」的進程，並無差異。問題只是美以是否有建造此種飛機之能力。

在此混亂的軍事過渡期，僅有一傳事是確實的，那就是此次大戰最初二年間我們所看到的空中戰，如與將來的空中戰比較，實可謂為普通急降下轟炸機四十架。而未來之超重轟炸機，總可搭載炸彈五十噸乃至千噸，因而其攻擊力，可匹敵於普通急降下轟炸機一百架或二百架。如是重轟炸機一架，如對倫敦轟炸一次，即等於現在之數百架轟炸機一次。如以千架轟炸機一次轟炸，則能匹敵於普通急降下六個月之轟炸。

德國如能征服歐洲，則美大陸也許即將暴露於此種轟炸之下，屆時，吾人必被置於人類尚未經驗過的軍備競賽之旋渦中，其戰爭並不是軍備建造戰爭，一定是持有足以發敵之長距離軍用機建造戰爭，東西兩半球間，直接實行相互攻擊，所謂大洋與大洋上之「中間基地」，即將成為雙方最前線間之廣大的中間地帶了。

★美國人宜迷自覺

世界一周之航線力的實現，已是最近的將來之事。美國地圖上任何地點，都有著受外國任何一地所來之飛機直接攻擊的可能性。我們如依然繼續漠視在前途之航線上的事實，而固執於陸海軍發時，則捲入兩半球間之空中戰時，一定要演出無所措手之狼狽醜態。茲為促起一般之注意，余願於此，一述如次所想像之悲劇的場面：

「巨大的轟炸機，由精銳的戰鬥機護衛着，從四面八方，橫斷兩大洋或橫斷兩極，殺到北美合衆國的上空。機數無慮數千，流線型的炸彈與輕巧的燒夷彈，如雨而降。在白晝裏，公開的編隊復編隊之敵機羣，如波濤之洶湧而來襲。因持有優秀之裝甲與設備，得向預定之目標突入。

基於完全的計劃，正確的侵入我上空之「空中巨軍羣」，對美國之神聖中樞與動靜脈，與以摧毀。他們依其目標，擊滅了工業之中心，動力之源泉，官公署，貯藏燃料，工場與飛機關係設施。華盛頓亦被抹殺，連世取之史料，亦無暇撤出而被燒燬。由於水力電氣之中心的破壞，一舉而使美國工業界的大部分，陷入麻痺狀態。對如芝加哥的鐵路大中心，投以若干巧妙之一千噸的轟炸彈，令美國之交通，遂陷於混亂。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所實行之倫敦，莫斯科等地的空襲，在對美如是之破壞性的空襲下，則無異於備保空襲之練習。我們附屬於陸海軍的唯一之担任防衛的飛機，於是崩散離陸。然其性能不足以相當於此空前空襲的抵抗，終於可憐的狀態下，停止了活動。每日每時席捲全土的空襲，破壞了莫大的物資，喪失了多數的人命。

五十年，出以最大努力，發揮數十億巨費所建設的軍備，對此空襲的總力戰，完全無所用，而向章頓頓。美國飛機也擊墜若干敵機，然敵方輕易力戰，其損失。因為美國飛機無洋航線力，敵之工業與飛行地得以十分安全。縱有數百萬裝備優秀之陸軍，然而對於空襲，卻毫無為力。實際上，陸海軍自身，即應歸之兩洋艦隊，然而對於空襲，亦毫無為力。實際上，陸海軍自身，即應歸之兩洋艦隊，然而對於空襲，亦毫無為力。實際上，陸海軍自身，即應歸之兩洋艦隊，然而對於空襲，亦毫無為力。

着由頭上受攻之莫大的危險。這時的國民，方開始瞭解，古來敵人侵入的方式，目前已經不復存在。敵人並不是像以莫大犧牲，一里一里的在地上，征服美國。因為由頭上縱橫攻擊，即能與美國之深淵中。敵人選擇了擊破美國都市與工業及擊破生存機與國民之土氣，使美國處於極困難的方法。雖然在過去，屢屢說到總力戰，然直至今日，方得到實施。美國全體領受攻擊，已不存在。破壞成了代替占領的第一目的。由海岸向內陸除除進行的觀念，已不存在。破壞成了代替占領的第一目的。由海岸向內陸除除進行的觀念，已不存在。破壞成了代替占領的第一目的。由海岸向內陸除除進行的觀念，已不存在。

★美國空路的十字路

非軍事之民間航空，於最近之將來，必也將地球上述國民全部，包含於巨大之空路網中。合衆國位於兩大洋之中間，故必擔當着此巨大規模之交通運輸的十字路。更不僅是橫斷大西洋與太平洋之空路的十字路，也是越過北極與南極的空路的十字路。

我們對於如是之平時航空情勢，已能無異議的，與以接受，然一關係於戰爭，雖同樣的事實，却不接受。這純粹是由於此種事實，違反其關係於戰爭之傳統的理念及思想。其根深蒂固之觀念，比岩石還頑強。然通商既集中於吾人，則同樣的，攻擊亦能向吾人集中。比岩石還頑強。然通商既集中於吾人，則同樣的，攻擊亦能向吾人集中。比岩石還頑強。然通商既集中於吾人，則同樣的，攻擊亦能向吾人集中。比岩石還頑強。

為使空中自由活動，必須設置特別獨立之司令部。可是我們現在的防衛計劃，正困難着此。新的現實。美國官方，竟把空中，分成陸的上空與海的上空，一方面使陸軍相當，他方便海軍相當。此種不合理的分割，恰有如以海底之深度與形狀將海軍分成若干部門。上空本是無遮擋的。為期其指揮之統一，特別需要無阻碍之戰術與無遮擋之權力。此者與地上部隊協同之問題，其本理念，並無變更。設置最高司令部，命令陸海空三軍解決特殊之軍事問題，此與陸海軍相互協力的必要，完全相同，誠無庸多加解釋。羅馬帝國稱霸世界之當時，係陸軍時代，所以羅馬人門均有陸軍軍神的精神。英帝國勃興於海軍時代，故英國人縱無航海之經驗，而在其精神上，却都是海員。因而在此空軍時代，美國人必須適應此新事變。處了守衛國土的美國人，在心理上，亦必須都是飛行士。

(完)



世上許多有害的事情往往是由於善惡所達成的；破除手淫的習慣，如處理不當，反為有害。

隱癖的真相

章山

在男孩子當中，幾乎百分之百都有手淫的習慣。誰會學過怎樣手淫嗎？決沒有一個人學過！男孩子在十四歲至十七歲之間就開始具有一種新的力量，他不明白這是一種什麼力量，也不知道怎樣來控制這種力量。他的性的本能迅速地發展着，於是他就自然會感覺到某種刺激與需要。除非關於生理方面他會受過完全的教育，並且明瞭他自己身體的構造及作用，他是很容易跑上尋求刺激的那條路去的。之後，手淫的習慣就輕易地養成。

他一方面耽溺於這種秘密的行為，同時他由同伴那裡，或是從一些不可靠的書籍或聽得的文字中，或甚至於由他那善意的，但是無知的父母那裏得來一些惡評可怕的觀念，這樣他在精神上每天是感到煩惱和痛苦的。他相信這種習慣會使他發狂或致病，會使他的神經衰弱，身體失去健康，或使他斷絕後嗣，然而他却還不停止他的那種行為。

這種苦惱！就是由於恐懼心而抑制他滿足的需要，來決意破除他的習慣！對於神經系統往往會有嚴重的害處，尤其是對於一個感覺靈敏，生活力旺盛的孩子更為有害。許多醫生的意見，認為對於一個生活力旺盛的孩子，由於抑制手淫所引起的精神壓抑，較比適度地繼續手淫的害處更大。

醫生們都承認手淫行為的本身並不比實際性

不是生理上的。一個人在精神上受到恐懼或自讀的折磨，自然不會快樂，作事也就無精打彩。這種精神狀態如果繼續過久，就將陷於永久的神經衰弱與精神不寧。那麼未老先衰的現象不久就要現出。

自演——手淫習慣的另一名稱——在嬰兒和幼童中是一種完全正常的發展。嬰兒將手趾放在口中，就是表現出這種同樣對於身體的好奇心。在幼童看來，一切都是新奇而有趣的，他探觸撫弄一切的東西。如果這種習慣繼續到成年時代來代替正常的性行為，那麼就成為不正常的現象了。

這是現代教育對於青年兒童的一個嚴重問題，也是一般父母所難於解決的一種問題。對於一個孩子述說手淫的害處，這可以說對於他毫無幫助。這種忠告，倘若這也可以稱做忠告的話，祇是使他的心裡更放不下這件事，而愈益增加他的好奇心及恐懼心。對於他的經驗也越來越感覺到煩瑣，他也許暫時雖然決然地戒除，但早晚又會恢復的。

夢中遺精以及適度的手淫並不像一些庸醫，道學家，和無知的父母所說的那麼會損害身體，致成絕後，而無的放矢。說其他的任何疾病的。現代的醫師們反對手淫的主要原因，是恐怕造成將來結婚生活上不美滿的結果。手淫能破壞在愉快性生活上極關重要的自制力。

還無疑的是離婚的最大原因，而且造成許多

神經過敏不幸的夫妻，因為她們的丈夫不能給她們適當的滿足。手淫雖不能算做「罪惡」，然行之過度則於身體的健康有害，猶如飲食過飽或運動過度一樣。狂熱地耽溺於手淫之後，接着是長時的後悔與自責，這是心理脫離和打擊神經系統的最大損害。

有手淫習慣的孩子很少有到醫師那裡去求醫的。在另一方面，像西歐各學校附設有專為解決私人問題的心理治療所，却有不少孩子們前去請教。這理由很容易明白的。有一位心理學家會經說，秘密的行為就像孩子手中的魔術一樣。他祇需要秘密的幻夢，任性，在他自己的世界中就能源源滿足。因此他不再想從真實的艱難的世界中追求滿足。這就是習慣性手淫的最大危險：它使得一個人的思想專注於他自己的身上。

關於你自己身體上的問題考慮得太多了，總歸是一件危險的事件，尤其是當你的良心同時在譴責你的時候。這就是造成苦悶和瘋狂的真相。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是什麼呢？怎樣來破除這種習慣呢？祇有科學所證實的事實可以來回答。如果那些孩子的心中沒有了恐懼，而且完全明白他們身體的生理和性質的時候，那麼緩和的節制——要緊的是緩和——就不會給與精神上的打擊了，也不會生理上有害了。再藉意志的力量，養成對於運動的興趣，研究學術，以及做其他有益的團體活動，都可以破除這種習慣。但這並不是說這樣就使身體中那引起怪態的腺體也停止了活動，自然已經安排好了，人體正常的作用自會處理它自己的。那節省下來的精力是能夠消耗在其他需要體力或腦力的事情上去的。

最後要在這裡說明的事情，每一位當父親或母親的都應該知道，如此樣可以使他們的孩子戒除自演的惡習。就是：性能能夠轉成別的能力。性的要求是身體上的本能的需要，但還可以由一種代替的活動來使之滿足。它的精力可以完全發揮在別的事情上面去，不必用在求身體上的自濟的滿足。能够在眾人之中發展其健全的趣味，

在舊作上，可以見到一羣一羣的男女老少的人們，擁擠在商店的門口買烟捲的今日，使人想到烟捲似乎也是現代人們的生活必需品了。現在介紹一點關於烟草在西方的零碎史話，也許是讀者所樂聞的吧。

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無論男女老少，多對於烟草趨之若狂。從烟草傳入歐洲以後，一直普遍到現在。當中還有一個時期，甚至於在教堂裏也可以吸烟。後來教皇烏爾班第八(Urban VIII)在一六四二年，一次的大禮拜集會中，頒佈了一道在教堂中禁止吸烟的命令。他當時禁止在教堂中吸烟的唯一理由，是在點烟的時候，打火鏈所發的聲音嚇人。

後來在新幾內亞地方，一位當地的羅馬天主教神甫，為要勸誘土人熱烈來參加禮拜起見，竟在禮拜完了之後分發烟草。所以每個星期日教堂中的人都擠的滿滿的。到後來教堂停止分給烟草，教堂中不久也就空無一人了。神甫當向土人探詢緣故，土人的頭目說：「烟草完了，阿利路亞也完了！」

一八四八年柏林惹起的騷動，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警察出令，嚴格的禁止人民在街上吸烟，以致激怒民衆。當警察的民衆要衝入皇宮的時候，只能由國王下令許可他們在任何地方吸烟，纔平息了一場風波。

烟草在英美兩國也有過極端。當一八六二年美國南北內戰的時候，當時軍中對於將官，凡奉下一座要寨者，則贈予雪茄以示獎勵。在杜奈爾運要寨陷落的時候，為獎勵哥蘭脫將軍，曾贈予他雪茄達一萬一千支，而說這位將軍是一個酷嗜



烟草異聞

雪茄者，每天平均要吸十五支。他所得到的雪茄，差不多不到二年就吸光了。

英國的維多利亞皇后是極其討厭烟味的。凡是去溫莎宮的客人，就是在他們休息的屋中也不敢吸烟。愛德華第七還是威爾斯太子的時候，她是一位愛好哈瓦納烟的，但當他會見母后的時候，就是要過烟癮，也只好回到自己的屋中，在火爐邊噴煙下。

在西洋文字的記載上，可以考查出來的一個樹立女人有吸烟權利的號人，是「瑪麗。佛瑞斯」，她是一個出名而神號叫「獅子吼姑娘」的濃婦。她在十七世紀的初期住在倫敦，常作男子的服裝出外。她的那付玉照曾在「一六一一年出版的一個名字叫「獅子吼姑娘」的劇本的封面上印

着。在近世紀的西洋文學上，第一個描寫女性吸烟的書，是一本小說，那是在一八六〇年出版的，書名叫「侯爵與商人」。在醫學的文字上，提及女性吸烟的是在一八八九年，一個英國的醫學雜誌上，名字是「蘭色特」。那一篇文字，是討論女人吸烟人數的增加問題的社論。

在克蘭經上有一個預設，提及在烟草流入阿刺伯一千年以前的一段話。：「以後要有稱回教神，但並不真是回教徒的人，他們要吸一種草，那草叫淡巴。」

烟草初次輸入英國是在十六世紀，當時的烟價是三先令買一兩烟，到十七世紀末，烟價和銀價是相等的。凡買烟草的人，把一個銀幣放在天平上。

銀幣多重就買得多少烟。

在十七世紀，在俄國波發現吸烟的人，要受刺鼻子的處分。同時在土耳其，凡被發現吸烟的人，要倒騎着野遊街示衆，並且把他用的烟管穿在他的鼻樑上。

在一八三〇年，有一個時期會發行吸食一種加料的烟草，所加的香料是類似蘭草的植物。

在歐洲第一個製造烟捲的公司，是在一八六五年一個奧大利亞人所開設的。當時所製的烟捲比現在的長三倍，並且在頭上還有一個小紙烟嘴。那麼長的烟捲在吸用時，必得先切成兩段再吸。

法皇拿破崙第一，在一個月中要吸用七磅多的鼻烟。但是那麼多的鼻烟並不是完全送到鼻孔裡，多部份是落在前胸的衣服上，所以他的衣服壞的也快。普魯士的費德瑞克大帝也是一位酷嗜鼻烟的人，不過他嫌拿鼻烟罐太麻煩，竟把鼻烟裝在衣袋中，隨時伸手吸用。

津哲

在吸烟的時間上來比較長短的，並且保持最高紀錄的，是一個澳洲悉尼城人，叫哥瑞夫。他曾勝過四百名與賽者。他用七分之一兩的烟草，繼續燃着，竟達兩小時又十分鐘。

高爾魯。克爾西是一位四十六歲的金斯拉夫的鄉民，他的烟捲燃得很深。後來因為病弱，大夫勸告他不吸烟方不致有碍性命，他竟而自殺了。在他的絕命書上說：「死比活着好，假如我必須不吸烟捲而活的話。」

從這裏看起來，竟有人對於烟捲如此之性命不吸烟捲而活的話。

在烟草裡不是有尼古丁嗎？一般吸食鴉片的癮士們，真可以說是中西媲美了。

在烟草裡不是有尼古丁嗎？一般吸食鴉片的癮士們，真可以說是中西媲美了。

大學的普利克(Breach)教授說，其中還有阿摩尼亞、聖利丁(Strychnine)、色納底(Synbarin)以及鴉片等毒。但話是這樣說，吸烟捲的人那福得清這些個呢！



有感於 女子中學的課程

蔡文

什麼是合乎理想的「女子教育」？

自己的「宿願」是作個「在家道」，打算終生作個「書蟲」，不問世事，無奈塵心未淨，慧根未生，只好再作「勞人」。

中國人的敏感性很強烈，尤其是女同胞們。中國的婦女運動，雖然也有了三二十年的歷史；可是結果呢，依然舊態。這個我們不能單怪政治的不上軌道——自然也可以算作理由之一，不過最大的原因，依我看，乃是中國婦女本身能力的欠充實。這話說的有點兒含混，所以要解釋一下。中國的婦女，知識階級的也好，文盲階級的也好，潛伏在她們內心的能力，有的地方勝過他人，可是又有地方遠不及他人。

可是翻回頭來，看看我們——中國婦女所表現的外觀成績，却又不免汗顏了；究其原因，很可說是這樣：中國的婦女我想可以分作兩種，一種是「暴發戶」——一種是「破落戶」；也可以這樣說，一種是知識階級，一種是文盲階級；更可以這樣說，一種是自由主義的僑兒，一種是宗法社會的犧牲者。這樣說來，好像中國沒有一個理想女性了；對此，我願負總統之罪；可也沒辦法，因為現實顯示給我們中國的女性到底在走着兩個極端論的呀！至於極端的情形怎樣，我想借用愛倫女士的那句話，來刻畫一下了。

「放棄神聖的母職，以為從事任何社會事業，都比較在家庭哺乳小孩子好，且更神聖。」
「母親祇知道展開雙翅，掩護她的小鷄，對於勞的事業，是不聞不問的。」

皇天，但願是向全世界的婦女而說；因為他人皆醜，我亦醜，則不醜矣！

萬沒想到，中國的婦女醜的太顯著了，也就是極端的太利害了；所以說用愛倫這兩句話，來形容中國的婦女，真是再恰當沒有了，這並不是刻薄之詞，而是事實上如此的。

中國人常喜歡說這樣解心寬的話：人家有的好處，我們早就有了。如今我想開個玩笑，將上面的話反說過來，再替他們結個心言：人家有的壞處，咱們也早就先人家而有了，其爭端的更厲害。

我們不該「掩惡」，可也不該「隱善」；「掩惡」就是不知上進，「隱善」就是自私自利，這兩種人都稱不起「正義者」。

救國安邦之計很多很多，如今我想出最策一條，就是：使極端的女性們日趨「中道化」。伸張中國女性不但有益於家庭，而且有益於社會；不但有益於社會，而且有益於家庭。我們希望極端家庭的婦女們不妨出來到社會上來觀觀光，跑在社會上的婦女呢，也不妨走進廚房去換換口味；會操作的婦女們也不妨接受點兒新知識，知識豐富的婦女們更不妨學習點兒操作，能這樣，極端的婦女們準能日漸接近，隨之理想的的女性也就出現了。

對於這種調和性的婦女，我們不但歡迎，而且愛護，說這話不是胡亂褒獎，而是實情。我們不願站在男子的立場上來說「於己有利」的話，而願站在進化社會，進而人類的立場來說這話。

公道話；因為祇有這種女人才配負擔的神聖事業——與男子携手共進，創造更美的人世。我不願站在生物學上，來對女性作無味的吹噓，而願站在社會學上，來向她們致敬禮，倘若她們是中道的女性。

日前有位親戚曾對我說過這樣有趣的話：現在的一般聰明男子，他們對於妻子的選擇，較比從前可乖巧多了，他們理想的太太是這樣：到外邊能幫助自己去應酬朋友，回到家裏又能作個勤勞的主婦。

真沒想到這句至理的名言，竟由一個平凡的女人說出。我希望中國所有的女性們，都能認清自身，認清他人；我請求你們趕快修正思想，趕快革新生活，趕快創造偉大的自己。我對你們希望的殷切，有如我對亂亂的世界希望趕快和平一樣。

我以為我們的言行，在主觀方面我們要維繫自己的中心思想，在客觀方面我們要觀照社會的意識形態；因此我想把這篇文章也依附在這種主張下。

方才已經提過，要使這兩個極端相互調和，首先要以婦女們的「自覺心」作出發點，不過我終嫌牠稍極，所以我更提倡一種強大的動力，這種強大的動力是什麼？依我說：就是合乎中道的教育；教育的原理老實說該是這樣：改善舊的發展新的。

過去的中國女子教育，不消說，是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一語的地說：是不着邊際。忘了是誰說過這樣的笑話：中國人的時髦簡直是「拾毛」，奧義不用說，是諷刺中國人的浮淺，祇會拾取人家不用的，或用着不合適的殘廢，拿回來當作寶貝用。以中國的女子教育來證明這個弱點，真是再恰當不過了；因為當今中國所採用的女子教育制度，已是在外國行不通的了；在外國行不通的東西拿到中國來，難道說就行的通嗎？未見得吧！尤其使我討厭的就是：中國的女子教育制度與男子的教育制度完全相同，我看不出一點它的差

不是小事呀！

男子與女子，其天職決不同，說這話，許不會再遭非議。彼此的職責既不同，則應盡的力量亦當不同，所盡的力量既不同，則所受的教育亦當不同，因為教育的目的，就在養成這盡職的能力。

男子與女子，其生活與性格也決不相同；男子性剛，女子性柔。如今把性柔的女子與性剛的男子，硬放在一起，同授以「潮性教育」，豈不是有違天譴與人性。故此我希望教育當局，趕快講點兒道德，你們要清楚，男女的身心是太大的不一樣呀！為提提軟弱的國家，為培育健全的女人同胞，我請你們趕快改變方針，不要把這件事不放在心裡，而該認爲是救國的急務之一。

改善的途徑，我想指出一條，好壞我不管，別人的批評我不聽，我祇一心認爲牠是可以行的。自然潛越之訓我是免不了的；堆可自慰的。

青年擇婚之又一條件

表兄弟姊妹的結合是不合理的！
大趣

同姓不婚，是我們中國自古傳統下來的風俗，無論平民貴族，農，工，商，學，兵，士，匪，靡不遵守。沒有破格外例的，這種風俗是受了中國古代禮教的制裁而得的結果，並且其效力很大，如男女兩人，有同族兄弟（弟）姊妹的關係，雖然血統關係很遠，但若發生一種而結合，就會招起同族人們激烈的反對，但這種習俗究竟好不好呢？實在是不好的，因為生物學上說：「凡生物血統上關係越遠的結合，所生的後代越優良。」如此說來，我們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能利用科學來改良人種了，這不是對於我們民族的進化有很大的幫助嗎？不！但是我們依然不

我的見解很淺陋，說出定要於智者的笑罵，不過我不在乎；笑罵，任你笑罵，好話我自說之。所要說的是這些：

打倒剛性的女子教育，建設起合乎中道的，富有柔性的女子教育。
爲了跟隨上面的話，我要把女子教育的階序改成這樣：

小學教育——啓蒙教育——六歲至十二歲。
中學教育——國民教育——十二歲至十八歲。

在這六年中所講授課程，應以實用於家庭爲主體，再以美術等副之，所用的教本最好是採用婦女讀本的方式。

對於婦女讀本的內容，我想最好是這樣：
第一類家事——烹飪，縫紉等。
第二類衛生——著重於家庭衛生，如育兒，救濟等。

能滿足，因爲科學以來推證，他們是忽略了表兄弟（表姊）表姊妹（表弟）表姊妹的結合，是不合於優生學條件的。

然而不論在古代，在現代，表兄弟（表弟）表姊妹（表姊）表姊妹的結合，到處皆是。表親而結合的婚姻，到處皆是。

又系家族制度的沿行，使我們注重家族的中國，把父系親族，母系親族分得更清楚，父系親族稱爲同族，母系親族則稱爲親戚；於是禮教制裁下的婚約就發生了變化，父系親族不可通婚，母系親族則不受限制，因此表親結合，變成很自然的事了，可是按血統上的關係說表兄弟（弟）姊妹的關係是多麼近呢！例如某甲同他姊

母家的表姊妹結婚，這與同他叔家的姊妹結婚在他統上有什麼分別呢？除去同胞外，還有比他血統關係再密切的嗎？如此說來，同姓不婚，不是就不能達到我們所希望的優生了嗎？所以現代青年要達到自己後代人種改良的目的，必須注意

第三類常識——著重於家庭的科學知識，附以歷史地理政治。

第四類特殊技能——學會計算打字等。
據我看這就是重實際的辦法，而且易於收效，且有益於社會，因爲少了許多「小姐」。以後，若是環境許可的話，再受大學教育。

大學教育（特殊教育）——十八歲至二十歲。在這個時期，應注重專門知識，以訓練師資爲主旨。
施行這重實際的女子教育，很可以拿日本「女高」來作榜樣。

我的意思於此，我的文章也祇好終於此。

最後我想說說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全完出於一種感慨。感慨的是什麼？感慨的是這些：

好令人難解的女子中學的課程。爲什麼？家事與購物同是一點鐘，難道說，作主婚與工程師，於女學生的將來是同樣的嗎？

血統的關係；不論父系母系，（此處所說的母系親族包括母親，祖母，外祖母，以及舅母等系統），凡是血統相近的婚姻結合，應一律列入禁止之例，總之，配偶應以血統遠的或無血統關係的爲對相；父系家族的結合雖受禮教的制裁而禁止了，但不被人們注意的母系親族的結合是必需我們注意的。

但事實上又發生了一種困難，就是我們青年在現在中國的社會中，平時所常接近的女子（男子），就是表姊妹（兄弟）的機會多，因接觸的機會多所以很容易發生愛情，但我們得仔細想想，禮教制裁我們，就那麽，禮教不制裁我們就不能自動去做嗎？世界上女子（男子）多得不能自顧不顧，大的人羣裡去尋覓，而偏要從很近的圈子裏我對呢？這並不是很難避免的事，只要在選擇配偶時時刻刻爲人種的改良着想，把眼光放寬大些，就可以避免這種不合理的羈縻了，青年朋友們，望大家不要忽略這一點！

我們並非忽略了「文藝」的偉大而且神聖的使命，但是文藝卻不是我們生活的全部。

敬告酷愛文藝的青年

張明

在學校的時候，整天和同學們在一起，所接觸的自然都是青年人，出了學校以後，還是直接間接地與青年人有牽連，並且自己也是青年人。近來在徵友運動的熱潮中，又能認識許多素未謀面的青年朋友，在這些接觸之中，使我有一個新的發現，一個值得注意的發現。

偶然拿起徵友運動的登記簿，翻閱一下其中的自我介紹文字，更使我覺得這個發現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在徵友介紹文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青年人是「酷愛文藝」的。一本雜誌中最引起青年人注意的一欄是文藝欄，我們收到青年人的作品最多的也是文藝作品，更聽許多青年人說：「酷愛文藝，不下於自己的性命。」還有一次一位在某大學讀書的青年朋友去問我一個關於功課上的問題，但同時卻又帶着一本文藝的雜誌，抽出一點點的時間，還要逐字逐句地去讀一篇小說。現在有很多的青年人確是「酷愛文藝」的，有的整天埋頭寫作，還有的真視文藝如性命一般的寶貴。如此看來，我們現代的青年人豈不是都變成了「文學家」了嗎？不是的，事實告訴我們沒有那麼些「文學家」，我們更不需要那麼些「文學家」！

青年人的一個特性是接近事實，正視事實。老年人則容易沈溺於往事之回憶裡。我們認為規避事實或沈溺於幻想是一種懦弱的表現，至少這種性質在青年人不應該比老年人更多。心理不健康的人往往容易跳到「事實」的圈子外面去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自然「心理健康



徵友運動

來吧，
青年的孩子！

「我怕今生學不來做詩，天生叫我做一世孩子。」——威克家詩
我會有個美麗的夢：設若攜手相談於黃昏河濱，或躍馬馳過草原，那該多好罷！我知道很多你滾過的故事，從月昇談到月落，你不疲倦嗎？

去歲來自南方來，年青的孩子，是不懂愛他的主人，「你談太狂妄嗎？我問你：活着幹什麼？」
愛好很多：哲學，政治，經濟，文藝。最愛詩（不要詩的人，才是傻瓜呢。）——最不要法律，但是，我現在正幹這個。……沉默也好，談笑也好，我是不算狂燥的。
暑期，我也準備到古城就讀。雖然，我不相信知識會躲在「課本」里。……
來吧！趁着什麼呢？握握手，兩顆心就會潛化一起的。
男孩子，女孩子，來吧！年青的孩子。
P.N.43026路希平（天津）

只要年齡相仿就成
我今年才十七歲，正在初三讀書，因為感到同學間彼此感情不熱烈，所以才大膽的來徵友，我所需要的朋友只要年齡和我相仿就成，我的性情是沉默，不太愛合羣，不好體育，最後給我的愛友祝福。
R.N.43025華（北京）

生涯永遠是枯澀的，像乾豆子似地被投到這廣大的人羣裡，隨着時代的洪流，滑過每一個青年的日子。
故鄉是江南的一個美麗的小城，而自己却生長在古城，如今又跑到這山清水秀的濟南來了。十七歲，個子不算矮，有着一般男孩子的倔強的性情，現在攻讀於一個私立中學高中一，酷愛文藝，也愛外語，現在正拼命地研究「國語羅馬字」與「速記」，希望有對此道感覺興趣的朋友，來指導指導我。
最後，偷偷地告訴你（你）們一聲：每年夏天我都到古城跑一跑呢！
R.N.43037 伽紅（濟南）

有記日記的習慣
人皆是有向上心的，爲了求知慾的驅使，雖是家庭環境不良，終因自己倔強的性情，勉強着又過上一層——已渡了半年大學生活，誰願來日何如，能求之且求之是已。
對朋友不會交際奉承，是個寡言性情誠懇平和的青年，有牢騷只知在日記上塗寫，從高小迄今已寫七載，竟養成了習慣，一日不記如同少吃頓飯一樣難受。
課餘喜讀些新文藝作品，並嗜愛藝術，尤其音樂，已消磨了三個寒暑，但只有微些心得而已。
樂相交的朋友們就請速賜貴札吧！
R.N.43038 四維（北京）

徵中學程度的
職業女青年為友
在這兒我所希望要認識的是現在服務在故都的中學程度女青年們，因為在我底朋友之中向來有一個曾經把自己的能力表現出來的！
我是南方人，三年前又來北方，而居在天津，但却極喜愛故都而常去領略那極富價值的「帝王遺物」！是個好讀書，肯服務，忠責任，面孔

或大學的學生，那一門是他們最感困難最不喜歡
的課程，十之七八一定要提出算術或其他理科的
課程；同時他們最喜歡的，或說比較容易領會的
乃是國文之類的課程。因此很容易造成一種「帶
愛文藝」的畸形發展。

是的，我們這個世界中需要文學家給我們寫
出情感澎湃的文字來，然而我們却不希望這批人
的數目過於多了！甚至其中含有許多濫筆塗墨
的人。——因而荒廢了人生的其他方面。文藝是
可愛的，但卻不值得「每一個人皆傾心」全
心去愛它。我們每一個人可以視文藝為一種調劑生
活，指導生活的東西，然而它却不是「生活」的
本身。

我們並非忽略了「文藝」的偉大而且神聖的
使命，但是文藝却不是我們人生的全部。我們的
生活是多方面的，在文藝之外總有些更值得採取
的知識。那些知識也許更難於獲得，然而我們青
年人却不要當規避，却不要當畏縮。我自己在中
學的時候，對理科的課程即感到很大的困難，成
績也非常壞，然而却因為一位教員的話，使我努
力勝過了這種困難，跨過大學入學考試的難關。
那位教員告訴我們說：「有些課程自然是使你們
頭痛的，但是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你們却不要忍
痛去。它！」我深信這句話，這是我這句話，
也深深的得知道這話的益處！有些事是我們感到
困難而不喜歡去做的，但是我們却需要我們們的
力量，忍痛去克服它；有些課程是我們不喜
歡讀的，但我們却仍要去攻讀，我們不應當
像像蝸牛一般的拖遲即退，相反地却應當
克服困難。當我們用了我們自己的氣力而爭得一
些勝利的時候，我們會感到一種是快樂。
因此我總想提出這一點來為我們青年人互相
勉勵。我們亟應避免「帶愛文藝」的畸形發展，
我們應當用我們青年人的力去開發一些更困難，
更有價值的工作！埋頭苦幹吧，青年人！

假如我是在北京的話，你也會看見我頭上
也戴着一頂「四角帽」呢！
KN4304(尤若)(天津)

徵求失學的朋友

因為家庭經濟的不足，在初中畢業後我就
失學了，那時雖也曾深深的思索過，以一個十八
歲的小孩子，正在求學深期的階段中，而要步入
社會，試問我有甚麼可供獻給社會呢？半年來的
職業生活，深刻的感到社會的黑暗和自己的渺小
，自己過度虛心的結果，却直接影響了我的發展
，在現在的畸形發展下的社，似乎找不到甚麼
供獻，只需要「世故」「虛偽」。過去一切一
切的刺激，使我更積極的陷在這黑暗的社會裏，
感覺「真理」。可是，我想在未來的社會裏，
在，一定需要真實的才能，我是一無所長的人，
我很希望和一大羣大學而和我抱有同感的孩子們作
為朋友，互相努力來充實自己！一同邁進！
朋友，我渴望你們的來信！
KN4305(乃冰)(天津)

喜歡旅行

自認是個很健康活潑的男子我有毅力熱情，
事實不浮華，並含有一種努力勝過艱難環境的
決心，很相信為將來社會上有用的份子，但更要
友情的援助，指導。天性好遊歷，運動。像日多
的水，夏日的冰，以及跑，球，都好喜，可惜都
不太多。
遊歷方面所到過的青島，上海，烟台，威海
衛，北戴河，海濱區，天下第一關等都旅遊過，
而我興趣之所致，在前年的某月入了某機關學校
，一面想發展我國之鐵道事業，此外並且還藉着
遊歷各名地呢！
未來的朋友：我的志向雖不算怎樣大，然遇
事不懼，奮鬥不怕苦，記得巴金先生說，「人
生只有前進，奮鬥就是生活」。
好，請姊妹們以真誠的態度指導與援助吧？

我帶我進出痛苦的深淵？
KN4304(春光)(北京)

徵友信箱

茲將最近徵諸位之登記號數公佈如下：
尤其君：KN4302， 許清君：KN4303
啟新君：KN4304， 韓深君：KN4305
宏超君：KN4306， 得洋君：KN4304
莫西女士：KN43016
小莉女士：上轉去之信，自郵局退回，請
即賜下詳細通訊地址。齊望塵君之信已代轉。
以後所有關於徵友函件請於封皮書明「徵友
組」，以免遺誤。詳刊為KN4307，特此更正。
為KN4301，詳刊為KN4307，特此更正。

徵友簡則

凡對本報徵友組有正確了解之讀者
，均可參加徵友或應徵。但須按照本組
所訂登記辦法，填寫登記表格，並附二寸
半身像片一張。其要求轉信者，須附寄
空白信封及足數之郵票，唯信中心須註
明收信人及發信人之登記號數；但不得
註明地址。詳細及登記表格均載第二卷
八十六期本報。

友方我

無用の白書

インド政廳は去る廿四日、インド國民に加へつゝある凄惨な彈壓を弁する目録を以て白書を發表し、次いで廿六日同政廳の内務長官マックスウェルは、國民會議派に對して假借なき彈壓政策をつづけるであらうと宣言した。

インドの大衆はその指導階級に率ゐられて、千載一遇のこの世界歴史書に於ける機會に、英國の輿論を脱して新しい運命を切り拓かうとしてゐるのである。一八九七年以來第二の獨立戰爭である。英人はこのことを十分に承知してをり従つて最早や空虚なる約束をもつてインド人を誑すことの不可能なるを承知してゐる。故に英人は、獨立のとも、新憲法のとも、十人委員の戦後を待たねばならぬといふ建前から一歩も退かず、専ら力を彈壓政策に注いでゐる。即ちインド人を納得させる行がないので暴力を以てその意志を挫かうとしてゐるのである。しかし、二萬八千名以上の國民會議派議員を拘束監禁してなほ且つ獨立運動の氣勢が衰へないのをどうするか。國民會議派は幾ら政府を諷する大政黨であるが、二萬八千名の拘束監禁はほぼその指導層を竭したといつてよいであらう。然るに監禁中のガンधीの本懐であるアムダバッドに新たに戒嚴令を布かねばならないの何を意味するか。インドの獨立運動は英人の嘲笑するが如く、少數國權主義者の策謀ではなく、今や獨立の精神は國民の骨髓にまで浸透してゐるのである。

英人は廿四日の白書が、その暴行を止むに努力した位に考へてゐるかも知れないが、今日英人の濫施を批判し胡麻化されるものは英人自身位のものであらう。インド人も世界も首肯してゐないのである。

インド人のために矢は既に弦をはなれた。英人は他のすべての對外關係における如く、インドにおいても偽裝をかなぐり捨てて我利我利なる正體を暴露してゐる。譬へば傷つける野獸であつて、これを處分

無用的白皮書

英 生 譯 註

印度政廳、以辯護過去二十四日對印度國民所加之凄慘の彈壓爲目的、發表白皮書、該政廳之内務長官馬克瑞爾、繼之於二十六日宣言了對國民會議派、繼續毫不假借の彈壓政策。

印度大衆、爲其指導階級所率領、於此千載一遇の改換歷史的機會下、正開拓着解脫英國輿論之新運命。這是一八九七年以來第二の獨立戰爭。英人詳知此事、因而明瞭以空虚之約諾誑騙印度人、已不可能。故英人認定獨立、新憲法及所有一切、必須等待於戰後、一步亦不讓的、專注力於彈壓政策。換言之、因爲已無使印度人滿意之術、所以擬以暴力挫其意志。然而檢舉監禁二萬八千名以上之國民會議派議員、而獨立運動の氣勢、仍未衰退事、怎移思理呢？蓋國民會議派是設有黨員數百萬之大政黨、二萬八千名之檢舉監禁、只可以說是人煙竭盡其指導層吧。而在監禁中之甘地的本據地阿美巴達、必須頒佈新的戒嚴令事、又意味着什麼呢？蓋印度之獨立運動、並不是如英人之嘲笑的少數國權主義者的策動、現在獨立の精神、在國民の下、正浸透着。

英人廿四日の白皮書、也許想將其兇暴行爲正當化、然今日爲英人淺識高深所動的、大概只是英人自身吧！印度人及全世界、都不是應自處而自法、不能說理、唯有射殺之一法。

爲了印度人、弓已離弦。英人正如對其他所有之對外關係同樣的、在印度也放棄了假裝、暴露着唯我利之殘虐的正體。譬如對傷害之野獸、處而自法、不能說理、唯有射殺之一法。

註釋：

譬若へぞ非下一段他動詞、一更換一。納得スル非滿意、心滿意是ホボ非動詞；大概；差不多。

胡麻化ス非ナ行四段他動詞；讓法、文音、胡麻、寬、曠。

My Friend

The Scot

By Max O' rell

The Scot, in his quality of a man of action, talks little, all the less, perhaps, because he knows that he will have to give an account of every idle word in the Last Day.

He has reduced conversation to its simplest expression. Sometimes even he will restrain himself, much to the despair of foreigners, so far as to only pronounce the accentuated syllable of each word. What do I say? The syllable? He will often sound but the vowel of that syllable.

Here is a specimen of Scotch conversation, given by Dr. Ramsay.

'A Scot, feeling the warp of a plaid hanging at a tailor's door, enquires:

"Oo?(Wool?)

Shopkeeper—"Ay, oo."(Yes, wool.)

Customer—"A' oo?"(All wool?)

Shopkeeper—"Ay, a' oo."(Yes, all wool.)

Customer—"A' ae oo?"(All one wool?)

Shopkeeper—"Ay, a' ae oo."(Yes, all one wool.)

These are two who will not have much to fear on the Day of Judgment—eh?"

You may, perhaps, think that laconism could no further go. But you are mistaken; I have something better still to give you.

Alfred Tennyson at one time often paid a visit to Thomas Carlyle at the Sea.

On one of those occasions, these two great men, having gone to Carlyle's library to have a quiet chat together, seated themselves one on each side of the fireplace, and lit their pipes.

And there for two hours they sat, plunged in profound meditation, the silence being unbroken save for the little dry regular sound that the lips of the smokers made as they sent puffs of smoke soaring to the ceiling. Not one single word broke the silence.

After two hours of this strange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great souls that understood each other without speech, Tennyson rose to take leave of his host. Carlyle went with him to the door, and then, grasping his hand, uttered these words:

"Eh, Alfred, we've had a grand night! Come back again soon."

If Thomas Carlyle had lived at Hamadan, he would have been worthy to fill the first seat in the Silent Academy the chief statute of which was, as you may remember, worded thus:

"The Academicians must think much, write little, and speak as seldom as possible."

Another Scot very worthy of a place in the Silent Academy was the late Christopher North.

A professor of the Edinburgh University having asked for the hand of his daughter Jane, Christopher North, fixed a small ticket to Miss Jane's chest, and announced his decision by thus presenting the young lady to the professor, who read with glad eyes:

"With the Author's compliments."

蘇格蘭人

陳 瑞 註

蘇格蘭人具有實行者的性格，很少說話，也因為他知道到了大審判的日子要把生動的說話逐以說明，所以他總這樣少說話的。

他與人的談話也化為極簡單的辭句。有時候至於抑諷他自己，僅說出每個字的重音節，這使人聽來很失望。我說什麼？音節嗎？他往往祇吐音節的發音。

這裏有一個拉姆賽博士所書出的蘇格蘭人對話本：

「一個蘇格蘭人摸著懸在一家裁縫店門口的呢子，問道：

「唔？」(毛的嗎?)

店員——「咳，唔。」(是，毛的。)

顧客——「啊唔？」(全毛的嗎?)

店員——「咳，唔。」(全毛的。)

顧客——「啊唔唔？」(全純毛的嗎?)

店員——「咳，唔。」(是，全純毛的。)

這兩人在大審判的日子沒有什麼可怕的了——不是？

你也許以為像那樣的語言是罕聞的。可是你錯誤了；我還可以給你看看比這更妙有的。

阿爾弗萊·德尼生有一時期常常到哲爾西去拜訪湯瑪斯·加萊爾。

就在那個時期的某一天，這兩位大人物到加萊爾的書房裡去靜靜地談一會兒坐在爐子的兩旁，點了他們的烟斗。

他們在那裡坐兩個鐘頭，耽於深沉的默想之中除了他們向天花板噴着烟，或發聲發出那乾燥的聲之外，那沉默始終沒有被打破。沒有一句話來打破那沉默。

在這兩位不藉語言而見互相了解的大人物古快交談了兩個鐘頭之後，德尼生站起身來向主人告辭加萊爾送他到門口，然後，握着他的手，說出這兩句話：

「喂，阿爾弗萊，今天晚上我們過得真痛快！近再來罷。」

假使湯瑪斯·加萊爾住在哈瑪丹，那麼他就可以在沉默學院佔據首席了，那個學院的主要的章程，他們也許記得，是這樣寫着的：

「凡在本學院者必須多想，少寫，盡量少說。

在沉默學院可佔一位置的另一位蘇格蘭人是故克利多福·諾爾斯。

噫！從大學的一位教授向諾爾斯的女兒求婚，諾爾斯把一張小紙片別在諾爾斯小姐的胸前，裏面寫着把那位魁梧女子送到那位教授面前請以表明他的決定，教授看見了那小紙片上的「句十分喜悅，其詞如下：

「作者謹啟。」

註釋：man of action 實行者。give an account of 說明。The Last Day 神裁判人罪惡的日子。Dr. Ramsay 蘇格蘭之牧師兼著述家。A' ae oo? (=All one wool?) 不帶其他雜毛，全然一掃純毛之謂。Laconism 言，竭力簡略，因古時Laconia人(即斯巴達人)輕視冗言，故云。could no further go=could go no further, 意即簡略不能再簡了。Tennyson 英國大詩人，而非蘇格蘭人。Carlyle 蘇格蘭大文豪。lit=lighted, save for=except for. nicht 蘇格蘭語，等於night. Hamadan 波斯之古城見法蘭某小說中。ask the hand of 求婚。With the Author's compliments 書信為「作者並此致候」，為作者贈書時所寫之套語，在此應用於其女，因女為父之作品，父即女之作者也。

短工短工——小工說一集

賀喜

閱讀時間：二分零四十分

開單



黎太太懷着一朵歡欣出去；帶了一串響性回來。——

她，踏着小脚，走進二門；小脚娘提着一隻沉重的菜籃，在甬路上塊塊着。隣居馮阿婆匆匆走進來，突現眉開眼笑的容顏。像轉還了三十年，她那時的面容。

——「給您賀喜呵！今天是黎大先生的壽誕之日呢！」

笑，是結她的話。僅有的一隻黑黃門牙在舞蹈着了。

——「賀喜，嚶——別提今天多麼靈氣呢！」

馮阿婆摸不着頭腦，愕注了。

——「你瞧！你瞧！馮阿婆你瞧！」

順着黎太太手指的方向望過去：哈耶！她底新穿的銀色高跟鞋上，點綴了一朵金花！

——「孩子任什麼不知；大人呢，也那麼混！」

似乎惟有痛快淋漓地罵幾句，才可稍緩和黎太太驚慌的心情。

——「他走身分人的大人，若在無

兔太太身份。

——「混蛋！」一個諷刺的突閃過馮阿婆的唇邊；真混蛋，那些只知吃喝拉撒睡的大人，和沒人管教的小雞籠們！」

——「本來麼，誰送了尿，不充罵呢；嚶，黎太太到底是受過教育的文明人，竟大，若是擺在我身上；可不成……真氣煞人，這些一會兒不換馬身上就發瘋的殺千刀的野蠻們！」

——「馮婆說的對！」

黎太太底臉上稍現了舒散憤氣的光彩。

——「啞！啞！啞！」

一個大真的孩子，提着嶄新的褲，從屋角跑過來。

——「娘，娘，我拉屎！」

——「一天價總拉屎！去，褲上拉去！」

黎太太厭煩地打發開她的孩子。

小脚娘剛踏上二門的石階，「啾啾」不出的輕聲笑了；她大部分聽了他們的對話。馮阿婆呢，自然含意地笑什麼，頗覺不自在。

愛克司光眼鏡

小集

閱讀時間：三分零五秒



劉博士是個著名的醫學家，也是著名的光學家，同時也是個著名的心理學家和哲學家。

——「老弟！你是喜歡偷看人家婦女麼？」劉博士問他的兄弟劉二先生。

劉二先生不做聲，因為是不好意思答應。劉博士接著說：「我不是不要你看，我要給你一付眼鏡，戴上眼鏡，就是隔着塔也可以看見。」

——「這就是愛克司光眼鏡麼？」

——「是的！我就領了。」

劉二先生，自從得了那付愛克司光的眼鏡，戴在眼上，非常適意。有時往酒館去，可以飽看隔壁房間裡的婦女。或是酒樓坐位，用屏風隔開了的，在劉二先生看來，那屏風却一齊變了玻璃製的。有時往旅館去看隔壁房間裡的女人，更覺自由，毫無阻礙。

隔了幾天，劉博士又問二先生：「這付眼鏡好麼？現在我再給你第二付，包管你還要進步。」

——「怎麼進步呢？」

——「就是能隔著紗綉看見裸體。」

——「如此我就領了。」劉二先生又拿去第二付眼鏡。

劉二先生仔細綉紗中走來走去

幾天後，劉博士又喚他道：「這付眼鏡好麼？我如今給你第三付，包管還要進步。」

——「又是怎麼進步法呢？」

——「不說你自知道。」

在羅紗中，劉二先生又戴上這第三付眼鏡！啊！不好了！變了！滿眼都是雪白的骨頭。一個個死人架子，或是一層薄皮，裹着一包膿血。那裡是什麼美人呢？簡直是墳墓裡的死人骨頭。二先生嚇得連忙摘下那付眼鏡來，則依然看見是粉白黛綠的絕代佳人。他好奇的再把眼鏡戴上去，就立刻變了最可怕的景象。他看見個妓女，滿腔子裡都是毒菌和微生虫。微生虫被眼鏡放大了，兩隻紅眼睛如赤豆般大。兩個門牙露在嘴外好像是兩把鏢子。口裏還有一隻針，如吸水管一般的在那裡吸美人的血，吸了一口血，便放出一口黑墨以的毒質來，只是那妓女還沒覺出。可怕！可怕！可憐！可憐！劉二先生發了狂，劉二先生嚇死了。

旁人都不知他為何死去；但劉博士却明白。

劉博士對人說道：「我的意思，要借此戒除他的迷夢，不料他竟嚇死了。唉！唉！唉！」

孤獨的影子

閱讀時間：四分零二秒

金島



天空抹滿了灰黑，沒有月也沒有星。枯乾的樹梢掠過刺耳的寒風，路上行人寥寥。濃重的雲霧似乎籠罩着深的寒室。路燈靜靜的矗立街頭，半明不暗的光投射到地面上，描畫出兩個慢步的影子，一對年青人的影子！他們從街道的這端走到那端，又從這頭踱了回來。步伐是那麽緩慢，但却有些雜亂。

「這是我和你最末的一刻了，明天！明天我就要離開天津了。」

「這是我和你最末的一刻了，」

「人生沒有不散的筵席！」女的像不十分介意似的。

「你不惜別嗎？可是我不能，我能忘了每一條街，每一顆樹，每一樣東西，但；忘不了那末多的友情！尤其忘不了你！朋友！告訴我，你的意思？」

「我嗎？我記憶着每一個天涯海角的朋友，每一個人留給我每一個記憶！」

「每一個記憶的分量都是相等的嗎？」

「嘿！也許！」

「我不能給你一個較深的記憶？」

「或許，或許可以。」

「我……我……什麼寒來了？噢！似的，他不能完成他的句子。

「你……你……怎樣呢？」

「我昨天邁進了漢士洋行。」

「嘿，做什麼呢？」

「買了一樣東西，猜！」

「洋行？那末你買的是；領帶？襯衫？鋼筆？都不是？那麼……是一盒雪割？不，不，你不會抽刺的，讓我想！噢！是一隻六弦琴？或是一個照像機？」

「不！都不是，我買的是……」

「像是故意弄玄虛般停了他的話！」

「我不要猜了，到底你買了什麼？別那末吞吞吐吐的，說吧！」

「噢，一隻戒指！」

「是的！一隻白金戒指，但我戴着是太小了，我不合適！」他看了她一眼。

「嘿！」她躲避了她的眼光。

「我想……」停住了脚步。

「你……你……」

「想什麼？」問的是那末怯弱！

「我想……」

「我……我……」

「我……我……」

「不，不要說了！」她打斷了他的話。「查利！我手上可有什麼裝飾？」她把手伸到他的面前。

「沒有裝飾，一點都沒有，並且從來也沒有！所以你現在正可以戴上這隻戒指！不是嗎？狄莉！假如你願意的話！」

「想想看！牠是自由慣了的，牠不要被任何東西束縛着，所以牠是不適合你的戒指，你的戒指應該去尋找一隻美麗溫柔的手！啊！不要錯過，查利！我說服你！」

「一陣蒼白掠過他的臉！迅速的把戒指放回大衣口袋，壓低了帽沿，扯高大衣領，沈重的說「那麼，再見吧！狄莉！」他握了一下那隻美麗強健的手，並且給了她一聲祝福，轉身就走了，邁着那急速的步子！

她想叫他回來，但；張大了嘴而沒有發出聲，舉高了她的手，又頹然放下了，一陣矛盾的思潮襲擊着她的心！木然了！

街的盡頭消失了一個高而強健的影子，他沒有再轉回來。

矗立街面的路燈，仍；先前一樣照耀着寂靜的長街，兩個慢步的影子中，只剩下孤獨的木立的影子！天空變得更深沉，雪要下了！

本報投稿簡則

- (一) 本報各欄公開歡迎投稿。凡政治論文，世界知識，雜文，筆，名著譯述，文藝散文，長短篇小說等與本刊宗旨相符，內容適合之文字，一律收受。
- (二) 投寄譯文，請將原文附寄。如原文不便附下，可將原文題名，著者姓名，出版年月日及地點詳細註明。
- (三) 來稿請寫清楚，文體以語體文為準，並加新式標點符號。
- (四) 來稿如未選用而欲退還者，請於來稿右上方註明，並附「寄回郵費」。
- (五) 本社對來稿有修改權，不即別改者，請預先聲明。
- (六) 來稿經刊載後酌致薄酬，每千字自二元至六元，不即受酬者請預先聲明。
- (七) 圖畫照片歡迎投寄，計酬每幅自二元至五元。對面本刻每幅十元，惟須附寄原照。
- (八) 來稿除署名外請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地址，並加用印鑑。
- (九) 本報刊載之文字，如發現其為抄襲或一稿兩投，本報得取消其稿金，並發表其真實姓名及抄襲之原稿或刊物名。
- (十) 本報刊載之文字，其版權除作者預先聲明保留者外，統歸本報所有，不准轉載。
- (十一) 來稿請逕寄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青友報社編輯部。



日本現代小說選

春之誘惑

(二)

南川 淳
朱 人譯

前幾期刊載了德國近代小說的譯文，現在這難所出的是一篇日本近代小說佳作。原作者南川淳氏，現年亦僅二十多歲，其作品很受日本一般青年男女的歡迎，本文也是描寫一個女孩子的事。○——譯者

她還想去一次去年遊過的伊豆。一想到那地方，清子就覺得非常興奮。那雨天的花紅還沒有動，可是到禮拜還有三天……她那雙新鞋，還有……

川潮是一個青年書記，和他在一個屋子裡。自然他還是一個獨身的青年。清子明白他的意思，因為有時候在歸途中她請她在銀座的一家餐館裏吃晚飯。

清子對川潮倒未嘗不覺得十分滿意，可是一想到那張要裝進那個小胸鏡裏面去的照片的時候，無形中又把她的希望提高了一些，況且川潮還不知道她的家世。清子明白家世在結婚時是多麼重要。

有幾份文件送到清子面前，其中有一張便條：「算在想什麼？妳總是向窗外看着。妳有一雙迷惑人的眼睛。妳倒是覺得很便利，可是對人們却是一雙有危險性的眼睛呢。我也被妳那雙眼睛誘騙了，竟使我無法擺脫。妳一點也不說我和妳接近！希望上帝施我以仁慈，幫我來征服妳這個好惡作劇的人！」

清子大聲地笑起來，「川潮顯然又是想出來一個新花樣！」

川潮想這樣地做進一步的表示，可是竟遭拒絕，這大約也是可以使他改變他的發術了。

所具有的美感，這就是玉塚所施與她的；她並不是只想看物的享受，以及他的地位。清子從玉塚所得到的美感可能就是她五十歲的年紀所獲得的經驗和他性格上的完美無缺。一個人要是在他一生裡很早就會到一個成年人所具有的美，也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情，就好像一起頭就把一部小說的優美的結局先看完了似的。

川潮的存在與否對清子確乎是一點也不重要，為什麼這些天以來一直到今天她還是在惦念着那個人？

「我要去旅行！我要到伊豆去！我要把已過的路徑重踏一遍。即使我單獨去也好。」清子一面打着給川潮的信，一面在她指下的機噐轉動的聲響裏，她似乎已經聽見沿着海岸進行的火車隆隆的聲響。

她打了一張信：「這幾天天氣多麼好，這麼好的天一個人幹什麼去？我很想明天不到公司來了。我打算做一二次短短的旅行。要是到伊豆溫泉去祇要兩個半鐘點，你說多好。你要是也很喜歡的話，我們一起去不很好麼？」

打完字別封好，夾在文件裏交給工友送到川潮那裏去。川潮在屋子那邊的桌旁讀了那張信，很驚奇地睜大了眼睛來看，然後稍有些遲疑地停住不再

「她是不是又在惡作劇？」這種神氣很顯然地從他的眼光中帶出來，清子想這次不應該向他笑了，可是川潮却生氣了，把臉轉向另一面去。一個工友給清子送過一杯茶來放在桌子上。他是剛從小學畢業的一個很伶俐的男孩子。他告訴清子，我覺得有些不大舒服，這幾天裏我也許不來，要是明天我沒有來的話，就請你告訴經理一聲，就說我病了。」

「啊！你著涼了嗎？」這孩子的一雙明亮而誠懇的眼睛使清子有一點驚。「是的。我好像有一點兒發燒。也許我要出點花。」

「真的嗎？」「不！開玩笑，你不要着急。」清子說着就笑了。這個孩子，原是筆直站着的，也笑了。

第二天，清子的精神興奮起來了。當她早起一醒的時候，一幅青山碧海的伊豆的圖畫便映在她的眼前，使她無法忍耐。她從窗簾上到九點鐘。她想造出一幅優美的景緻而使她不再想到公司去上班，雖是她良心上對不忠於職務的事情感到不安，可是想到她在公司的地位時，心裏總覺得有把握。她的薪水比川潮高，而且即使因為懶而缺席一兩天也不見得就對她有什麼不利。

清子一面輕快地吹着口哨，一面把牙刷，洗臉用的東西和一些隨身用的東西裝在一個小手提包裏。

她到公寓的事務室裏給她的姑母打了一個電話，因為她在公司留下的是她姑母的住址。「公司要是來電話，就請你說我病了。給你說，我要出去幾天……不，我不是有事，我不過想休息幾天痛快地玩一玩。」

(未完)



人類以外的故事

(十四)

「嗚呼！這活怪物……誰要私生子當兒子，……

……



「和……無廉恥的事」。何況母親還犯着一件罪惡主人的大罪。於是……

……

漸漸的，那個油滑的少爺，對這個美麗的婦女注意了。時常假裝大方的送給她精巧的化妝品，和一些零星的用品，並且還時常當着她

的面在太太跟前誇獎她幹活迅速，作事精細。

……

總之，他使出一切的手腕來，向她買好，她平日過慣了無精的苦

惱的日子。這時居然有人肯對她這樣關心，疼愛，不由的就激起了她對少爺的熱誠的感激。有時在背地裡，她也曾聽到過僕人們說少爺是荒唐鬼。可是她却不相信，而且還覺得少爺是這世界上最好的人，她的聰弱的青春活躍的頭，已經被那狡猾的，善於玩弄女人的壞蛋迷惑了。終於後來在一天夜裏，少爺踏進她的房裡，甜言蜜語陶醉了她的幼稚的心，一朵純潔的寶貴之花，就斷送在一個狡猾的色鬼的手裏。從此，別人就時常在晚上看見有男人的影子在她的房間裡擺動，誰都知道那就是少爺，可是誰也不許聲張。

罪惡之根伏下了，罪惡之果在後來自然要結下的，少爺害着那種難見人的惡濁的臟病，不久就傳染上了我的母親，並且她在後來又復了孕。最後，我的母親的斑斑點點的毒症的標幟和凸凸的大肚皮，被太太瞧出來了。於是就又是一頓

鞭，嚴厲的拷打起她來。

……

她受不盡毒打，遂招認出了少爺。太太靈靈着命人去我少爺。少爺來了，她覺得來了救星。可是少爺却向着太太，一本正經的否認

……

和她有關係，並且還嚴厲地罵她：「下賤，任意誣害人。」

用最寶貴的處女之真情，換來的就是這麼一句慘酷的罵。她第一次感到了一種莫可言狀的精神上最深刻的痛苦，老爺，太太是「正經」人。「正經」人自然是最討厭這

騙了她，騙去了她的純潔的處女的愛情，且還給她種上了罪惡毒菌的根蒂，可是，終究他玩厭了，就冷酷的拋棄了她，把她趕走了。她不甘心的拋棄了無聲息的往死亡的路上走。

（未完）

本報重要啓事

本報因紙張來源缺乏，三十一年十二月起暫改開期出刊，一俟用紙來源通暢，當即恢復按期出版。尚祈諸君諸君注意，並予諒解是感。
本月一日，七日，十四日，二十一日，二十七日
出刊。訂閱暫定每二個月二元七角。

吾友

(三月刊)

每卷一四七期出版
每月發行九期

發行所 吾友報社
編輯者 吾友報社

印刷者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 南三(三)局 四二八〇

零售：每 期 三 角
訂閱：每月九期 二元七角
半年五十四期 十六元

本外埠一律郵費在內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警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
四月十四日出版
第三卷第十六號
第三號 第二三一號

信誠銀行

行總京北 行分津天

竭誠為社會服務

努力謀顧客便利

定期存款

定期 三二一年 半年 一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既省保管責任 獲得優厚利息

金錢存入銀行 勝於自己運用

到期支取本息 一年取息一次 半年取息一次

九厘 一分 一分二厘 一分三厘

活定兩便存款

存滿 十二個月 十八個月 二十四個月 三十六個月 四十八個月 六十個月

有活期支用之便利 享定期利息之優厚

隨時支取 照日數算息

六厘 八厘 一分

存款日長 利息節節增高

能得優厚利息 復可隨時取用

總行：前門外廊房頭條路北 電話：三局 二七一〇

分行：天津法租界楊福蔭路 電話：三局 一六一六

電話：三局 二七四三

電話：三局 三〇八五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警字第十八號

互友

自編：每月九冊

二元七角

（郵費在內，外埠購用郵匯，郵票不收）

地址：北平和平門內小什字